

小符斜挂绿云鬟

□刘爱玲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苏轼的《浣溪沙·端午》，诗中尽显端午节的热闹景象。每当读到这首词，我满眼都是五彩的丝线与香囊，那缕缕芬芳与雄黄酒的辣味，唤醒了我的记忆。

我的家在北方，没有龙舟竞技巧帆竞发的雄阔场面，但这并不妨碍端午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因为在我家，它与我们北方古老习俗“看麦罢”连在一起的。农历五月，麦收已经结束，场里收拾干净，颗粒归仓，新打的麦子磨成了面，这时候，出嫁的女儿要蒸一锅花馍，一张碧绿的荷叶上，铲两斤热腾腾的甃糕，回娘家去。麦罢遇上端午，是为看麦罢，也是送端午礼。

小时候没有卖香包的，端午节香包得自己做。所以，提前一个月我们小孩子就开始了收集布头的工作，一张张巴掌大的不同花色的布头在小孩子间悄悄流转，互通有无。我母亲有一个西瓜大的小布包

袱，里边有她收集的各色小布头，她看得很紧，平时锁在柜子里，到了端午节的前两天才打开。她会在里面挑挑拣拣，挑出颜色鲜艳的、红黄绿蓝各色布头，还有一小团红毛线和一小团黄毛线，一小团棉花、一小袋香料一并取出。

母亲给我做的第一个香包叫“艾盘”，剪出三块边长约5厘米的正方形小布块，她精心拼接成一个“区”字形，里面装上用棉花包裹的香料，然后抽紧“区”字两个尖角的线绳至中间部位缝合。接下来，毛线派上了用场，她用三个手指艰难缠了三圈毛线，再把三圈毛线取下来，在香包底部慢慢缝合。缝好后，用剪刀把毛线剪开，这样，一个简单的香包就做好了。接着，她再剪一小块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红色布块，对折，做成一颗红心，依然用毛线做成流苏。有时候，她还会用一块做红心的布，拿五彩丝线勒出一个公鸡或者葫芦来，公鸡的冠子与流苏都用黄色的毛线做成，而葫芦或南瓜则要配上一片鲜绿的叶子。

说“精心”与“艰难”，是我母亲的手不好，捏不住针。穷困的日子，也不容易得到好的花色布。我和弟弟的几个香包，她得做好长时间，而且常常在缝合过程中扎了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坐在窗门前的台阶上，院子里午后的阳光照着她的脸，等到听见她轻轻吸了一口气，是那只病手没有捏好针，又扎在了手上。我的身子也随着她的那一声吸气震动了一下，眼见手指渗出血来，急忙抓过吹起气来。

到了端午那天早上，我们的脚上手上，不知是被母亲还是父亲绑上了红线绳，之前母亲做好的香包也挂在了衣襟上，那好闻的香味一直飘荡着。父亲一早出门，回来时提篮里有两个油纸包，里面包的是十几个刚出锅的油糕，还有两团热腾腾的加着红枣的甃糕躺在荷叶上，香味诱惑得我和弟弟直吞口水。

手不好，看麦罢的花馍是母亲头天请了人蒸的，一只白圆馒头上点缀着用捏出的花草，用红枣、红辣椒、绿豆等做装饰，用

专门做花馍的梳子压出花纹，剪出燕尾。花馍上枝蔓缠绕，花团锦簇，这样一只看麦罢或者说走端午节的花馍，是没人忍心下口的，连弟弟那馋嘴猫也不去讨要。七八个花馍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放进提篮，连同之前的食物，盖上一张雪白的盖布，提着出门。

黑色的双扇木门打开，母亲头顶着花格子手帕出得门来，我与弟弟跟在身后，嗅着胸前的香包暗暗窃喜。那时候，端午节胸前能挂香包的孩子是让人羡慕的。忽然身后咣啷一声，是父亲在锁门，我一回头，就看见昨天傍晚父亲割回来的那一大把艾叶正斜插在门楣上，绿绿的，仿佛我家的木门发出了新芽。

尽管我六岁就学会了做香包，尽管后来街上有了各种各样的香包卖，那些香包堪称精美的工艺品，但母亲用病手为我做的“艾盘”与红心、朝霞初升的早晨父亲锁门的样子、一把艾叶、母亲的花格子手帕，包括门前的一丛开得正好的太阳花，都永远地定格在了我记忆的深处。

“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树转午阴凉。”元代舒頔的《小重山·端午》写着他的惆怅，而我，在想起一腔热血付汨罗的屈子的同时，又突然想起了那个多年前的早晨。

粽子的味道很好，因为它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屈原屈灵均先生，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除了忠君爱国的气节，以及过人的才华，剩下的就应该是端午节的粽子、江上的龙舟赛了。

关于屈原的故事，一代代的文化人都在歌吟，最早的当推贾谊，他是屈原沉江自尽百年之后，为长沙王太傅时，“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司马迁语）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篇文章，别的文字也应该有。譬如屈原沉江死后，留下《怀沙》之赋，他的弟子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吟诵此赋时肯定会百感交集，百感交集之后以他们的才华，肯定又会悼念一番自己的宗师。因手头资料不全，我不敢说历史上没有这些文字，但起码司马迁没有录入他的《史记》，《史记》被鲁迅先生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在先生心目中，是把司马迁认作屈原的传人的。

司马迁却不这样认定，他将贾谊与屈原合为列传第二十四，如果按照编辑意图来解释，屈原当为同气相应、同声相求的“同志”。

吃粽子的事情，似乎更晚一些，因为屈原五月五日沉汨罗江后，当时哀悼他的楚人以竹筒贮米投水祭奠，直到汉武帝时，也就是五百年后，长沙一位叫区回的人白日见一位自称三闾大夫的人，告诉他以后有馈赠食物，“可以练树叶塞上，以五色丝缚之，此物蛟龙所惮”。粽子的典故，盖出于此传说。

粽子的确是一种美味的食物。北方的粽子材料是黄米，也就是蒙古人用来制作炒米的一种谷物，也是山海关外的民族用来做黏豆包的主要材料。而南方物产丰饶，以糯米为主要原料，糯米白且黏，入口嫩滑。更重要的是，北方的粽子味道单一，南方的粽子品种丰富，比如我就知道有潮州肉粽、四川肉粽、湖州肉粽，肉粽里有的是香肠、咸肉，有的还要放一枚鸭蛋黄，吃起来鲜美可口，让你一个不够，还想再吃。

粽子是一个孩子童年记忆中的美味，长大后吃得多了，见得多了，粽子的替代物自然也多了许多，但是不管怎么说，是粽子把一个文人、一个诗人和我们的味蕾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文化名人很多，但屈原无疑是连接一个人童年味蕾以至于精神味蕾的最佳通道。屈原的故里秭归我去过不止一次，我记得2002年的时候，中国作协组织采风团，我就拜访过秭归的屈原祠。那个时候，长江三峡还没有蓄水，小三峡的石头晶莹可爱，我们还拾捡了若干，我也为这些即将隐入近200米水下的石头们写过小诗。

最后一次在屈原故里的时候，我在凭吊屈原之后写了一首小诗：“诗魂千载沉江底，孤忠一片浮日来。民心可用吊清烈，文章救国须捷才。”“清烈侯”是宋代对屈原的封号，诗中写屈原的命运时，我在潜意识里想到了写过《黄河大合唱》的诗人光未然先生，因为他也是文章和诗歌救国的一个捷才。

在1986年10月，光未然（即张光年）写过一首关于屈原的诗：“热泪沱沉琼玉篇，文苑受惠两千年。倘有诗人倡唯我，何来篇目吊屈原！”光未然吊屈原的时候，我还没有走过秭归，等我从秭归屈原纪念馆归来，再重新读他吊屈原的诗，突然发现光未然这位《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以诗人兼造诣精深的理论家双重身份说出的极有分量的话，这是时代造就的坚定不移的诗歌的信念，你说是信仰，我也认。

粽子是美味的食品，屈原是了不起的人。而诗歌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精神的闪电。所以我们吃粽子的时候，不妨在享受味蕾快感的同时，再琢磨一些别的意味深长的滋味。

李嫂家的甜香粽

□张淑兰

展流溢，一旁包好的粽子堆在一块，吸引得人心里像打了蜜糖——甜丝丝的。

李嫂每次都包满满一大锅粽子，而小区的端午，也因李嫂的粽子而变得异常热闹。粽子一出锅，醉人的香气就冲出屋门，到处乱窜。楼上楼下的邻居们经不住诱惑，总会往李嫂家跑，李嫂总是大大方方地端出洋瓷盆，你拿一个，她抢一个，小小的粽子，给整栋楼带来了欢声笑语。我心疼李嫂，觉得她包粽子很辛苦，所以常偷偷地躲在楼道里闻闻香气，从不主动索要，可

是李嫂心里有我，等到其他邻居们散去，她总会端着一盘粽子敲开我家门。在我心里，端午的粽子不仅是一种时令美食，还是邻里之间的情感纽带。

作为回礼，我把刚买的樱桃盛了一大碗端给李嫂品尝。一进门，就见她又在我包粽子。我问李嫂：“是不是今天把那一锅粽子都送人了，你自己没得吃了？”李嫂说：“盆里还有十几个粽子呢，足够我们吃了，是我刚才给三楼刘大爷送粽子时，他闺女香兰正在跟老人视频，说端午就想吃我包

人都夸赞我的手艺，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门插艾，香满堂。”从此以后，小屋粽叶年年飘香，艾叶在门楣上常青。看似繁杂琐碎的工序，在洗涤、包裹、蒸煮的过程中，裹挟着对家人的深爱和对生活的热情，传递着祈福和希望，原来悠悠长绵的粽子可以寄托思念，抚慰人心。

记忆最深的是我在煤矿工会工作期间，为了让天南海北的矿工兄弟们过一个温馨的端午节，我带着家属协管员到井口送粽子、送香包，让蜜粽在井口飘香。那几年，我包粽子的水平不断见长，每年端午前夕，先选定几个家庭，大家分认领任务，为了让矿工兄弟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香粽，要包成干个粽子。家属中有四川的大姐，也有陕北的嫂子，还有陕北的妹子，包粽子的手法、粽子的形状各不相同，但都饱含着矿嫂们的一腔热情。大家比谁包得快又好，笑着闹着，煮粽子、煮鸡蛋，折腾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把粽子准时送到井口，热气腾腾、香甜可口的爱心粽让大家忘记了劳作的疲惫，品尝到家的味道。

年复一年，粽香依然。后来，我离开了

的粽子呢！”

看着李嫂那张淳朴的笑脸，我想起了一个故事：1936年端午节，革命群众周三娣冒着大雨提了满满一竹篮粽子进山给游击队员送粽子，同志们都很感动，问她大名叫什么，可是周三娣只知道自己姓周，乳名三娣，没有大名，陈毅想了想说：“大嫂，你天给我们送饭、买东西，手里总提着一个篮子，就叫你周篮吧。”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母亲包粽子时讲给我听的，如今看见李嫂忙前忙后的身影，我感觉她像极了当年的周篮嫂，虽然粽子不是当年的粽子，人也不是当年的人，但这飘香的端午粽里，也蕴含着一种大情怀。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李嫂提着一篮粽子站在马路边，正给大家送粽子呢！梦醒后，从李嫂家就飘散出粽子的浓郁甜香。

矿区，端午节包粽子的习俗一直延续着，它已融入我的生活，成了一种习惯。每年端午节，我都会精心挑选糯米、大枣、粽叶，从清洗、浸泡到包制，全情投入，用耐心和时间慢慢激发出食材天然浓郁的芬芳。有时我也会组织公司的姐妹们一起动手，教一群90后小妮子们包粽子，一起感受团结协作、自己动手的快乐。

人间至味是清欢，我相信，每个人的味蕾深处，最难舍难分的是平淡朴实、饱含爱心和温情的人间烟火气。如今，粽子的味道越来越新奇，品相也越来越精致，少有人再去亲手制作传统的粽子，而我只喜欢吃自己包的老粽子。

岁月悠悠，小小粽子承载着国人之爱、民之情，经过千百年来一代代传承，渗透着中华儿女淳朴的家国情怀和对故人的追思。包粽子满怀爱意，经过十指拿捏，粒粒糯米、颗颗红枣、片片粽叶，在心手合一的缠绕中，形成一个棱角分明的绿粽，又经过一夜的小火慢炖，在烟火缭绕中煮出人间最绵长、最醇香的滋味。我会让小屋年年粽香四溢，让爱在烟火中流转，生生不息，绵绵长长。

童年端午情

□王蓓蕾

间回味悠长。临近端午，街上的油糕摊子最热闹，店主节前就专门多雇几个人，支起油锅开炸，路过的行人少不了要给人买上几个解解馋。端午当天，走亲访友的人们还要再买油条、麻花，所以摊子上总是大排长龙。如果在老家，女儿出嫁第一年，娘家人一定要送端午，这可是很讲究的，以前一般是送粽子、油糕、麻花各100个，再备几种纳凉的用品，讲究的是草帽、凉席、竹门帘和新女婿的夏服。现在简化了些，对吃的数量没有要求，纳凉用品也更新换代成了电风扇、空调等。送完端午，到了吃饭时间，主妇们做上一桌拿手菜，有条件的在饭店订上酒席，两亲家围桌而坐，聊着家长，以此联络感情。

南方地区端午还要赛龙舟，我老家地

除了佩戴香包，我的老家渭南还有插艾草、吃粽子、吃油糕、送端午等习俗。民谣里提到：“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一大早，便有人从地里割一捆艾草回来，但大部分人还是图方便，在街上买一捆回家，都是绑好挂在门上，有的老年人还用艾草拧成绳，晾干后在夏天傍晚点着，用以驱蚊，俗称“火耀耀”。插艾草、拧艾绳，这其中不仅有祛病、防蚊、辟邪的寓意，更是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有“手执艾旗招百福”的说法。

最近几年，市面上粽子的种类越来越多，包装也越来越精致，但是作为北方人，还是吃不惯肉粽和咸粽，最喜爱的是红枣粽和豆沙粽。剥开粽衣，蘸点白糖、红糖或者蜂蜜，伴着粽叶的清香，满嘴甜糯，唇齿

爱在烟火中流转

□张桂英

“悠悠艾草长，甜甜粽子香。”我喜欢农历五月的清晨，喜欢睁眼就能闻到空气中溢出的甜粽味道、扑鼻的艾草清香和让人鼻酸的爱的味道。

因为生在农历五月五，我对端午节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小时候家里人多，农活又忙，大人们无暇顾及孩子们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了。后来结了婚，公婆每年都要认真真给我过生日。知道我爱吃粽子，每次粽叶上市，婆婆就开始忙着搜罗食材，准备包粽子，如果我不在身边，就会冻到冰箱，等我回家。婆婆不在后的第一个端午节，再没有人张罗给我包粽子了，小屋冷冷清清，连活蹦乱跳的儿子都没了精神，惶惶然的心，不知如何安放。

第二年端午节，我决定自己学着包粽

昨天适逢居住的小镇上有集会，我在熙攘的人群中穿行准备买点蔬菜水果，老远就闻到一股清香，抬眼一看，是一个售卖香包的小摊，才想起来端午节就要到了，于是在琳琅满目的香包中，为孩子挑选了一个红色的生肖香包。低头闻着香包的味道，恍然间就回忆起了那些年的端午……

童年时期的端午节，奶奶总会提前为我和弟弟缝制香包，香包的布料是奶奶做针线活剩下的好看的缎子，里面装的是雄黄、白矾、艾叶粉以及香药，以此避邪驱瘟。在农忙结束后，奶奶戴上老花镜，坐在窗前，从堆满各种零碎的针线盒里，翻找出顶针和亮色的线轴，熟练地选择布料，设计造型，开始穿针引线，用五色线配色，不一会儿，一个小巧的四角香包就做好了，四周还挂上了串珠。奶奶是裁缝，总爱着花样做桃心、元宝、小鸡、老虎等造型的香包，有时候兴致来了，还会在上面绣花，她做的香包针脚细密，美观大方，清香四溢，我和弟弟佩戴在胸前，别提有多得意。现在想来，那一个香包里，饱含的是奶奶对我们满满的爱意。